

278003



卷 〇〇五元	卷 〇〇五元	卷 〇〇四九〇	卷 〇〇四八九	卷 〇〇四八六	卷 〇〇四八五
容字	容字	終字等	終字	忠字	忠字

永樂大典



二

7
721
005
72

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五

一東

忠

忠傳一

忠經

馬融忠經序曰忠經者蓋出於孝經也。仲尼說孝經而敷事君之義則知孝者俟忠而成。是以答君親之恩明臣子之行。忠

不可廢於國。孝不可弛於家。孝既有經。忠則猶闕。故述仲尼之意撰忠經焉。今皇上含庖軒之道。茂勛華之德。獨賢俾能無遠不奉。忠之與孝。天下攸同。臣融巖野之臣。性則愚朴。沐浴德澤。其可默乎。作為此經。庶少裨補。誠則解理薄陋。不足以稱爲忠之所存。存於勸善。勸善之大。何以加於忠孝者哉。夫定卑高以章目。引詩書以明義。皆師於古。苟敢徒然。其或異同。從忠孝之宜也。或對之以象其意。或遷之以就其類。或損之以簡其文。或益之以備其事。以忠應孝。亦分爲十有八章。所以弘其至公。勉其誠信。本爲政之大體。陳君事之要道。始於立德。終於成功。此忠經之義也。謹序。

天地神明章第一。昔在至理。上下一德。以徵天休。忠之道也。忠之爲導。合於天。至理之精。君臣同德。則休氣應也。天之所覆。地之所載。人之所履。莫

大乎忠。覆載之間。人倫之要。履之則吉。違之則凶。無有大於忠者。忠者中也。至公無私。不正其心。而私於事。則與忠反也。天無私四時行。地無私萬物生。人無私大亨貞。四時廣運。天不私德。萬物亨生。地不私力。人能至公。不私諸己。何往不可也。忠也者。一其心之謂矣。一則爲忠。二則爲僻。爲國之本。何莫由忠。未有舍忠而威於後。忠能固君臣安社稷。感天地。動神明。而況於人乎。君臣固其義深也。社稷安其祚長也。天地感其誠遠也。神明勅其應彰也。忠之爲用。其功如此。言人之易從也。未忠興於身。著於家。成於國。其行一焉。身及國家。雖有殊名。其爲忠也。則無異行。是故一於其身。忠之始也。一於其家。忠之中也。一於其國。忠之終也。道行自漸。忠之大焉。身一。則百禄至。立身履一。富貴之本。家一。則六親和。御家不感自然萬睦。國一。則萬人理。天下合。言無不從化。書云。惟精惟一。允執厥中。精一守中。忠之義也。聖君章第二。惟君以聖德。監於萬邦。聖君在上。垂監於下。萬邦在下。觀行於上。自下至上。各有尊也。故王者上事於天。下事於地。中事於宗廟。以臨於人。王者至重。猶有所尊。況其下乎。則人化之。天下盡忠以奉上也。上行下化。理之自然。文王敬遜。虞芮避畔。是也。是以兢兢戒慎。日增其明。日增一日。德益明矣。祿賢官能。式敷大化。惠澤長久。黎民咸懷。

非懷不可以居祿。非化不可以懷人。任賢陳化。君之要也。故得皇猷丕丕。行於四方。揚於後代。以保社稷。以光祖考。君聖臣賢。化行名播。以光祖考。以嚴配社稷於無疆者也。蓋聖君之忠也。忠之爲道。無所不通也。詩云。昭事上帝。事懷多福。君以明德事天。天以多福與人。君也。冢臣章第三。

爲臣事君。忠之本也。本立而後化。成雖有周孔之才。必以忠爲本也。冢臣於君。可謂一體。下行而上信。故能成其忠。股肱動於下。元首隨於上。以其義同。其心不異。夫忠者。豈惟奉君忘身。徇國忘家。正色直辭。臨難死節已矣。此皆忠之常道。國所常行。未盡冢臣之義。在乎沉謀潛運。匡國安人。至

忠無迹。誠在沉潛。任賢以爲理。端委而自化。官各得人。何事之有。尊其君。有天地之大。日月之明。陰陽之和。四時之信。蓋之如天。容之如地。照之如

日月。潤之如陰陽。不言而信。如四時。若是。君體用蓋美。聖德洋溢。頌聲作焉。繼生於中。和之於外。書云。元首明哉。股肱良哉。庶事康哉。君明則臣良。臣良則事康。百工章第四。有國之建。百工惟才。守位謹常。非忠之道。此乃守常之臣也。故君子之事上也。入則獻其謀。公家之利。知無不言。出

則行其政。既在其位。職思其憂。居則思其道。臨國之道。動則有儀。百事之儀。秉職不囬。言事無憚。苟利社稷。則不顧其身。愛已曲從。則爲尸素。上下

用成。故昭君德。蓋百工之忠也。君任工能。王奉君政。政成於下。德歸於上。詩云。靖共爾位。好是正直。恭可以成。忠。直可以獻忠。守宰章第五。在官惟明。莅事惟平。立身惟清。官不明。則事多欺。事不平。則怨難弭。身不清。則何以教民。清則無欲。平則不曲。明能正俗。三者備矣。然後可以理人。獨清則謹已而已。不逮於事。獨明則雖察於後。奸賄難任。獨平則徒均於物。昧濁無堪。處理人者。必三備而後可也。君子盡其忠能。以行其政令。而不理者。未之聞也。既其忠。以臨其人。政之理也。固其必然。未人莫不欲安。君子順而安之。用其情而處之。莫不欲富。君子教而富之。因其利而勸之。篤之以仁義。以固其心。知仁與義。則皆就之。導之以禮樂。以和其氣。君子愛人。小人易使。宣君德以弘大其化。稱君德以布德。教君化以行化。明國法。以至於無刑。章條申而不犯。則雖設而當也。視君之人。如觀乎玉。求者衆之。能者貪之。則人愛之。如愛其親。而懷其德者。則皆趨之。蓋守宰之忠也。詩云。豈弟君子。民之父母。父母愛子。猶莫過焉。官莫渥焉人。雖非子兆人章第六。天地泰寧。君之德也。天地設位。東鄉有君。非君泰寧。人必歸。君德昭明。則陰陽風雨。以和人。類之而生也。四氣和順。百穀用成。是以爲休徵。故人之生。賴成於君也。是故抵承君之法度。行孝悌於其家。服勤

稼穡以供王賦。此兆人之忠也。噴化供養。勤勞奉國。是則為忠。書云。一人元良。萬邦以貞。一人以大善撫萬國。萬國以忠貞戴一人。政理章第七。

夫化之以德。理之上也。則人日遷善而不知。德化潛運以心。則不知所由。而民從善也。施之以政。理之中也。則人不得不為善。政施有術。則見於

人。人勉而行。欲罪不可。懲之以刑。理之下也。則人畏而不敢為非也。則臨以威。知懼無犯。既劣於政。彌家於德。刑則在省而中。齊流四凶。足清萬國。

政則在簡而能。簡則易從。能則人服。德則在博而久。不博則有不及。不久則人心復忘。德者為理之本也。任政非德則薄。任刑非德則殘。德則厚。加

德則寬。故君子務於德。修於政。謹於刑。刑不濫。則知政不修。樂德不務。而人不懷也。固其忠以明其信。行之匪懈。何不理之人乎。忠信在己。格勤修

官。官修政明。而人自理。故無不能理之吏。與不可理之人。詩云。敷政優優。百禄是道。政其人理。權其宜矣。武備章第八。王者立武以威四方。安

萬人也。武德在寧靜。非形於征伐也。淳德布洽。戎夷稟命。統軍之帥。命不可辱。帥不可失。國之大寄。非易其人。仁以懷之。撫其疾苦。使之咸懷。義以

厲之。示其慷慨。使其敬勸。禮以訓之。明其節制。使之有序。信以行之。審其

遠近。使之必行。賞以勸之。懸其爵賞。使之慕功。刑以嚴之。威其鈇鉞。使之

懼罪。行此六者謂之有利。六者並用。闕則失之。故晉將用師。子犯曰。未知
信之類是也。故得師盡其心。竭其力。致其命。士卒從教。故師得利。是以攻
之則克。守之則固。武備之道也。武可以備而不用。不可以用而不備也。詩
云。赳赳武夫。公侯干城。有其武才。堪其扞禦。觀風章第九。惟臣以天子
之命。出於四方。以觀風。聽不可以不聰。視不可以不明。使臣之行。如君耳。
目。不聰不明。不勝其任。聰則審於事。明則辨於理。不聰則惑其所聞。不明
則蔽其所見。理辨則忠。事審則分。理不辨。則其斷偏。事不審。則其信惑。君
子去其私。正其色。私去則情滅。色正則邪遠。不害理以傷物。求罪為公。則
成。則浮不憚勢。以舉任。舉必以才。不必以勢。惟善是與。惟惡是除。善雖難
必薦。惡雖犯必去。以之而陟。則有成。君子效能也。以之而出。則無怨。小人
伏罪也。夫如是。則天下敬職。萬邦以寧。官務修政。人始獲安。詩云。載馳載
驅。周爰諮諏。勸勞不寧。善斯勸矣。保孝行章第十。夫惟孝者。必貴於
忠。若思孝而忘忠。德求福而棄天。忠苟不行。所率猶非道。忠不居心。動皆
邪僻。是以忠不及之。而失其守。自貽伊罰。求安可乎。匪惟危身。辱及親也。
既失於忠。又失於孝。故君子行其孝。必先以忠。竭其忠。則福祿至矣。忠則
得福祿。則榮親也。故得盡愛敬之心。以養其親。施及於人。守忠之道。眾善攸

歸身安親樂得盡其養。此之謂保孝行也。以忠之故得保於孝。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。考叔行孝施於莊公。君子善之。此之謂也。廣爲國章第

十一 明主之爲國也。任於正。去於邪。任正。則君子道長。去邪。則小人道消。邪則不忠。忠則必正。忠則不邪。正則必忠。有正然後用其能。能而無正

則邪。正而有能則忠。是故師保道德。股肱賢良。國爲保。召爲師。元爲股。凱爲肱。內睦以文。外威以武。教莫若文。威莫若武。被服禮樂。隄防政刑。禮樂

德之。則不可違。躬政刑理之。要不可破壞。故得大化興行。蠻夷率服。化行

文被。夷服或偃。人臣和悅。邦國平康。禮樂善而政刑清也。此君能任臣。下

忠上信之所致也。臣在忠於君。君在委於臣。詩云。濟濟多士。文王以寧。威

履非一本之材。爲國寶庶臣之力。廣至理章第十二。古者聖人以天

下之耳目爲視聽。用天下之視聽。則無不見聞也。天下之心爲心。順物之

情。不任己欲。端操而自化。居成而不有。斯可謂致理也已矣。然化元運。其

理如此。王者思於至理。其遠乎哉。道無遠近。弘之則是。無爲而天下自清

有事則順。不疑而天下自信。不疑於物。物亦信焉。不私而天下自公。不私

於物。物亦公焉。賤珍則人去貪。貪由有珍。除去貪息。儆侈則人從儉。儉清

於侈。侈除儉生。用實則人不僞。見實。知僞之惡。崇讓則人不爭。見讓。知爭

之失。故得人心和平。天下淳實。化行心易。威服其遠。樂其生。保其壽。最得
 天和。威無大折。優存聖德。以爲自然之至也。聖德無涯。與天地等。詩云。不
 識不知。順帝之則。雖建帝德。不違其則。揚聖章第十三。君德聖明。忠
 臣以榮。欣已獲奉斯君。君德不足。忠臣以辱。恥躬不能爲臣。不足則補之。
 聖明則揚之。古之道也。補家之闕。揚君之休。古之忠臣。則皆然也。是以虞
 有德咎繇歌之。文王之道周公頌之。宣王中興。吉甫詠之。君上行仁。履之
道也。臣下有贊誄之義也。故君子臣於威明之時。必揚之。威德流滿天下。
 傳於後代。忠矣夫。若君有威德而臣不揚。使父老無聞。則有缺於忠道矣。
 辨忠章第十四。大哉忠之爲用也。用忠以教。大莫如焉。施之於通。則可
 以保家邦。以有間氣。施之於遠。則可以極天地。以無空窮。故明王爲國。必
 先辨忠。爲國藉之。忠者臣節。不先辨忠。國將安寄。君子之言。忠而不佞。小
人之言。佞而似忠。而非聞之者。鮮不惑矣。忠言逆耳。必求諸道。佞言順志。
必求諸非道。夫忠而能仁。則國德彰。爲君撫愛。忠而能知。則國政舉。忠而
 能勇。則國難清。爲君辟患。爲君果毅。故雖有其能。必由忠而成也。忠而有
能。則有知。仁而不忠。則私其恩。仁愈多而恩愈深。知而不忠。則文其詐。知
愈多而詐愈密。勇而不忠。則易其亂。勇愈多而易其亂。是雖有其能以不

忠而敗也。能而無忠。則為敗。此三者不可不辨也。書云。被別淑慝。其是謂乎。善惡既別。任使不謬。忠諫章第十五。忠臣之事君也。莫先於諫。

過正德。惟能諫之下。能言之。上能聽之。則王道光矣。上能聽。下不能言。則

虛其聽。下能言。而上不能聽。則虛其言。言聽俱能。則君臣德合。則其道光

明也。諫於未形者上也。先事而止。君違不聞。諫於已彰者次也。出未及施。

改之非後。諫於既行者下也。行而能改。雖下猶愈。違而不諫。則非忠臣。從

君所命是乃罪也。夫諫始於順辭。中於抗議。終於死節。以成君休。以寧社

稷。順辭不從。犯顏抗議。不從。則繼之以死。其務使君改過為美。社稷之安

固也。書云。木從繩則正。后從諫則聖。繩直可以正木。臣忠可以正主也。

證應章第十六。惟天監人。善惡必應。為善則吉。為惡則凶。善莫大於作

忠。百行之善。無忠皆忘。惡莫大於不忠。大惡之惡。為逆者殃。忠則福祿至

焉。不忠則刑罰加焉。忠則言播聞。未有不報。不忠則不忠彰。未有不刑。

君子守道所以長守其休。小人不常所以自陷其咎。天意本休。君子知而

順之。天意無咎。小人求而取之。休咎之徵也。不亦明哉。天監孔明。勿謂茫

昧。書云。作善降之百祥。作不善降之百殃。禍福無門。惟人自召。報國章

第十七。為人臣者官於君。臣之官。棲君賢錫之。先後光慶皆君之德。先

後光慶皆君之德。先

格祖考。慶垂子孫。不思報國。豈忠也哉。忠則必報。不報非忠。君子有無祿而益。君無有祿而已者也。君臨天下。誰不為臣。食土之毛。皆銜君德。會集建於日月。君子知懷帝恩。故假息山林。有能著國。况荷君祿。位而無聞焉。報國之道有四。一曰貢賢。進得其才。君可端拱。二曰獻猷。納當其言。君可依行。三曰立功。功吾其庸。君可無思。四曰興利。殖致其存。君可與足。賢者國之幹。幹可以立。猷者國之規。規可以執。功者國之將。將可以禦。利者國之用。用可以給。是皆報國之道。惟其能而行之。各以其能而報於國。道斯屈矣。詩云。無言不酬。無德不報。况忠臣之於國乎。凡人之間。一言一德。猶必報。君臣之義。重恩重焉。如何忘也。盡忠章第十八。天下盡忠淳化行也。忠有所未盡。則淳化不行。君子盡忠。則盡其心。小人盡忠。則盡其力。君子可以盡謀。小人可以効命。盡力者。則止其身。盡心者。則洪於遠。止身則。夫之事。以遠則萬物之利。故明王之理也。務在任賢。賢臣盡忠。則君德廣矣。聖無獨理。道無常師。古之明王。必求賢明。無不修德。賢臣則無不盡忠。忠則為君開揚。君德由廣大也。政教以之而美。君上立教。臣下所教。禮樂以之而興。君上制作。臣下所行。刑罰以之而清。君上恤刑。臣下所化。仁惠以之而布。四海之內。有太平音。君德既備。人懷始慶。樂至而歌。自然

之理也。嘉祥既成。告于上下。君臣之始於政。能著於群瑞。故其歲切。可以告神明也。是故播於雅頌。傳於無窮。德施於人。務格於神。而後行於樂。樂行。則何極之有。

忠傳

國朝忠傳

文臣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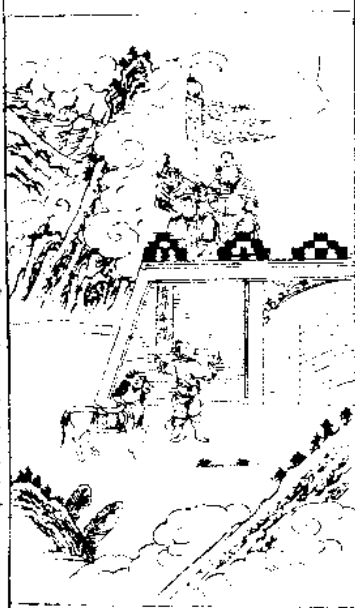
子產。姓國名僑。是鄭國的大夫。鄭簡公時。子產做國相。專把禮義治國。愛養百姓。修明政事。做相一年。鄭國小的每都不敢戲耍。老的每都得快活。

犁地的僮子不侵了別人的界分。二年後市面上買賣貴賤都不講價。三年後國中十分太平。百姓每夜裏都不閉門。也沒盜賊路上有人失落下的物。見的都不敢拾。四年後農家的田器撒放在野地裏也沒人敢偷拿去。做國相二十六年。國富兵強。晉楚大國都不敢來伐鄭。百姓每愛他如父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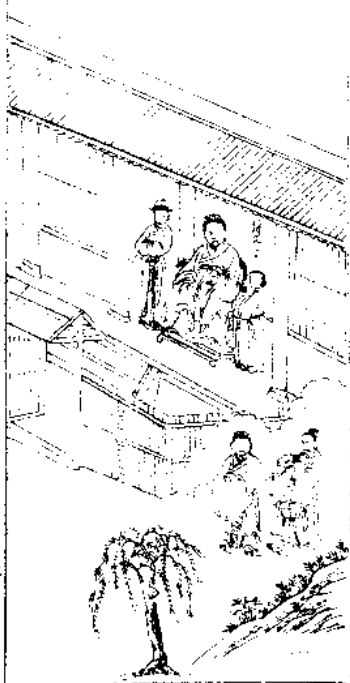
甯武子名俞是衛成公的臣。那時有晉文公起兵伐曹國。問衛成公借路。衛成公不肯。晉文公別路上去伐了曹。却來伐衛。衛成公看人去楚國求救。晉文公將楚軍殺敗了。衛成公出奔在陳國。甯武子恨著及衛成公。歸國甯武子先歸撫安國人。晉文公又將衛成公拘在國。天子京城甯武子

又根著盡心盡力。不怕勞苦。親自備水服飲食。進與成公。晉文公著醫人
來毒衛成公。衛武子將自己錢財與醫人。不曾下毒藥。以後周天子著衛
成公還國。衛武子做上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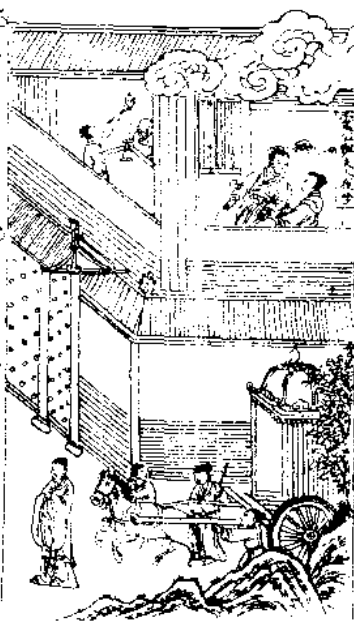
解揚姓解名揚。是晉景公的臣。那時楚莊王起軍圍了宋國。宋國教他的
臣樂嬰投晉國乞軍來救。晉景公欲要救宋。先差解揚去宋國說。且不要
降楚。我晉國都起兵來救你。解揚經過鄭國。鄭國拿住解揚。送與楚軍中。
楚莊王多將財寶買囑解揚。教他對宋國說。晉不來救你。解揚先不肯從。

直至再三說解揚恐怕被他殺了。傳不得晉景公的言語只得假應承著。及至到宋國城下。却依舊說與宋人。道晉軍都來救你。早晚便到。莊王見他這等說大怒。要殺他。著人對他說。你已自許了我。如何又失信。解揚對說。人臣能守著人君的命令。死也不改移。這方是信。臣奉命出使。有死無二。便有財寶。動不得臣的心。臣先怕王殺了臣。傳不得君命。所以許王。而今已自傳了我晉君的命。便死也甘心。莊王見他盡忠。饒了他。



季孫文子名行。父是魯國的臣。做魯國三朝的卿相。一心只是奉公。家裏婢妾不穿絹帛。所乘的馬不喫穀粟。不收藏金玉。不私置甲兵。臨終的日。

家臣賣什物做葬具。衆大夫入他家裏看。都歎息他忠於魯國。



遽伯玉名瑗。晉院是衛國的大夫。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夜裏坐。聽得關門外車響。到關門根前住了。過了關門。又還響。靈公便問夫人說。你料着這過的是誰。夫人說。這是遽伯玉。靈公又問。你怎地知道是他。夫人說。我聽得禮書上說。爲人臣的。過君的門。須下了車馬。遇着君的鞍馬。也須起身恭敬。自古來忠臣。不因白日裏有人見時。纔行這禮也。不因暗地裏無人見時。慢了這禮。遽伯玉是衛國的賢大夫。有仁心。有見識。平生敬上。這箇

人必然不肯黑夜裏輕棄了禮法。我所以知道是他。靈公着人趕上去看。果然是蘧伯玉。



晏嬰表字平仲。東萊人。是齊景公的大夫。有德行。齊國的姦臣崔杼做右相。慶封做左相。這兩箇人要專權。怕衆人不從他。殺牲對神道說誓。說您衆人有不知俺兩家同心的。着他便死。晏嬰聽得。仰望著天說。晏嬰必不肯從你。若是忠君王。扶社稷的事。我便肯從。到底不肯依他說誓。慶封惱。要殺晏嬰。崔杼告訴他是忠臣。不曾殺他。在後崔杼慶封事敗了。景公着晏嬰做丞相。齊國大治。